



(攝影 / 陳友朋)

# 法如水 樂悠遊

Delighting in the Dharma  
as Dharma is Like Water that Cleans Us Spiritually

◆ 撰文 / 石明煌

通常如果遇到演講邀約，對方不限題目時，我就談「慈濟」、說「慈濟」；可是一、兩個小時的時間要怎麼說慈濟？慈濟到底是什麼？每個人體會不同，認知也不同，自然講出來的內涵、內容也不太一樣。二月二十九日我受邀到高雄去進行的一場全院性演講，自然就以個人在慈濟生活的點點滴滴分享，從自身經驗談起。

我原來在林口長庚服務，埋首工作十多年後，好像猛然抬頭想起一個重要的問題——「人生為何而活？」除了工作，到底人在做什麼？該做什麼？頓時碰到的障礙，也就是醫學上的專有名詞：「中年危機」。當然在遇到危機的時候，總是要出現轉機的。以前我常常順口說，「因果、因果，有因就有果」，但是我當時無法體會。

那段時間我剛好來到花蓮，評鑑慈院麻醉專科醫師訓練資格，就開玩笑地脫口說：「我留下來好了。」結果一留就留到現在，六年過去了，那時我根本還不認識慈濟。六年的體會是，其實從因到果中間，我們跳過了許多東西，應該是「因緣果報」，還需要有很多的緣，有時緣分沒有到，事情也不會如預期的發生；如果執著起來，就會覺得「怎麼會這樣」，反而徒生困擾。所以我就這麼不刻意地、隨順因緣地來到慈濟。

我把慈濟的法比喻成水，我們生活在其中，不見得能感受到自己身在其中。把我們都想像成是魚，每日在水裡優游自在，當一隻魚問另一隻魚，「什麼是水？」要一直等到游到水面上，或是離開水面，呼吸困難，感受到不對勁，那時才知道水是什麼，水有多重要。參加慈濟的因緣，就是這樣。

其實我們身處慈濟，資源非常豐富，以大體模擬手術為例，我們能夠開這樣的課程實屬難得。

回想學生時代，印象中是二十五位同學分到一位無名屍，學弟們是三十二人分一位，當時的老師還提醒我們，即使是無名屍都

得來不易，要好好保存、好好珍惜。記得上解剖課第一天，把「老師」從福馬林浸泡液中撈起來，然後開始刷掉濃烈的味道，因為經過防腐處裡，軀體已僵硬，又要認真刷又想閉氣不呼吸，要看又不敢仔細看……記憶中的經驗是恐怖的，因為學校解剖池就在路邊，想像一下，如果有路人從旁經過，會看到一大堆人在刷……。當時雖然是醫學生，還是蠻恐懼解剖課的，一方面因為自己沒有看過人往生的模樣，再加上解剖課業壓力繁重，每條肌肉、神經的名稱都要背起來……當然醫學的過程總是如此。相對比起來，慈濟推動捐出往生無用的身軀成為大體老師，自願供醫學生學習，且對待大體老師的方式與儀式莊嚴而慎重，真的要感謝這些「不請之師」的奉獻。更難得的是，這樣的莊嚴儀式已經推展到慈濟大學以外的學校。

去年來到花蓮慈院參訪的貴賓總共有兩千六百多人，來自十幾個不同國家。花蓮慈院成立才二十二年，並非台灣醫界資深的機構，為什麼有這麼多國家的民眾、國會議員、第一夫人、總統等等派隊、組團來到慈院參訪？我想，答案是因為我們很有特色，值得他們的造訪。

三月底於靜思精舍舉辦兩天的「醫師合心成長共識營」，主要的成員是新進醫師與新升任的主治醫師，就是希望藉由短短的時間來讓這些新血輪領受慈濟的人文，特別是醫療人文。上人常講「時間成就一切」，當我們經歷過了，感受就會留在心裡面；兩天之中有許多的醫師、講員們來分享他的成長，他的心路歷程，希望因此給新進的醫師們一些建議、借鏡。有些講師更是不辭路途遙遠而來，如簡守信副院長從大林飛來，潘永謙院長從關山回來，林副總在出國前還陪伴到最後一刻……更要感謝精舍師父們為了營隊活動全力配合，甚至事前跑流程演練，特別是師父們是不接受供養的。還有非常多的人文真善美志工師兄師姊前來紀錄活動，來自台北、桃園、花蓮等各地。投入活動的人力是營隊成員的數倍。

而懿德媽媽們陪伴慈院的護理同仁們，付出愛心、時間甚至金錢，只為給予離鄉背井、壓力又大的年輕護理同仁們有家人關懷的感覺，有了這些志工媽媽的用心，慈濟護理人員的留任率真的提高了，真是令人欣喜。

所有這些投入者，唯一的共同的想法與目的，我想，就是愛，貫穿這一切的就是對於人類的愛，慈濟的語彙，就是「大愛」；如同上人所言，「如果我們要把慈濟人文用很簡短的話表達，那就是無私大愛。」生活在慈濟的大環境之中，有時總會與他人碰撞、摩擦，總會遇到不順、不如意的事，心想，「怎麼會這樣？」……生活在其中，多用點心，就會感覺到「水」的存在，感受到「水」的重要；當你悠遊在慈濟的空氣裡面，相在慈濟，法能普遍到全人類；透過慈濟，把愛傳播出去，這樣的生活，就是快樂，輕安自在。✿